



策划 高凤欣 责任编辑 梁志林 特约编辑 高凤欣

装帧设计  合合设计
hehesheji

插图绘画 程 利 梁会敏 美术编辑 境 虚

ISBN 978-7-81097-509-4



9 787810 975094 >

定价：24.00 元

目

录

奇闻佚事	(1)
飞毯	(47)
鬼磨坊	(63)
在深渊上面	(83)
不眠之人	(108)
书橱来客	(176)
阿姆巴	(219)
霍伊蒂—托伊蒂	(257)

一种能使人也像跳蚤那样跳跃的工具。咱们去马尔斯校场^①，我演示给你们看。”

他们驱车前往校场。瓦格纳教授随身带了一只皮箱，箱子里放着几个弹簧和一套像臭虫皮似的红衣服。

“你们看，这些弹簧应该固定在手上和脚上，”瓦格纳教授解说道，“而这身衣服是橡胶做的，它里面可以充气，在还没有学会侧身和仰面朝天落地之前，能保护人不被摔伤。谁想试试？”

“我！……还有我！……我！……”

瓦格纳教授挑了一个人，给他穿上了橡胶衣，在他的脚板和手掌上用小皮带各系上一块板，板上都装上大弹簧垫，让他四脚落地待好，然后就把他红色橡胶外皮给吹了起来。这一切都鼓捣完了之后，那人看起来就像一只吸饱了血的特号大臭虫。

“跳吧！”瓦格纳教授说道。

年轻人抬起前爪跳了一下，摔了个仰面朝天，他跳了两回，回回都摔得像只四爪朝天乱晃的大甲虫。

“不行，”他说道，“我没法从地上跳起来。还是从高处往下跳吧。”

人们搬来三张桌子，一张一张地擦了起来，然后把

^① 古罗马的著名练兵场，讲故事人把它给搬到法国去了。——译注



“臭虫”举了上去。

“跳！”

“臭虫”往起一跳，在空中翻了个跟头，又仰面朝天地跌在地上。又跳了一次，两次、三次，次次如此。

“没关系，一定能学会！”瓦格纳教授安慰道。

人们又把“臭虫”举到桌子上。

没说的，“臭虫”总算找到窍门了。他跳了一下，四爪落地，随即腾空而起，跳得比房子还高，跟跳蚤一样。弹簧又碰了地面一下，这一回跳得更高。

“好哇！”人们欢呼起来。

而当他第三次从天而降时，突然叫了起来：

“我现在可怎么停下来呀！”

真的。这还真是个难题儿！他跳是会跳了，可停却停不下来啦。

“抓住我呀！”他嚷道。

人们追了过去，哪儿能抓得着哇！他跳了三次就飞越了整个马尔斯校场。

“这孩子算是回不来啦！现在他恐怕得绕着地球跳个没完没了啦……”

然而算他造化，一下子落到塞纳河里去了。他一直沉到河底，后背的气囊把他浮了上去，人们总算逮住了他。

这个勇士所遇到的情况再糟，也糟不过跳蚤了。这

过了1个钟头，达什克维奇还没有回来。瓦格纳教授住得离我们不远，只有10分钟的路。达什克维奇该回来了呀。我已经有些不放心了。普罗宁也坐立不安了。

“一个疑难病例，”他说道，“看来连瓦格纳教授也难以确诊。我们的卡济亚显然是病得不轻……”

就在这时，被冻住了的门吓人地喀嚓一响，接着就吱呀一声打开了。屋里顿时变得雾蒙蒙的，雾气散去之后，我俩看到，我们的朋友就像走出大海浪花泡沫的维纳斯一样，从团团寒气中走出来。

我们互相盯着：达什克维奇盯着我俩——眼里有一种高深莫测的嘲弄神气，我们盯着他——满含疑问。

最后，普罗宁终于忍不住问道：

“去过了？”

达什克维奇还是带着那种叫人猜不透的微笑点了点头，什么话也没说。

“治好了？”

达什克维奇没有回答。他的脸色非常红，呼吸又快又勤。显然他的体温更高了。我甚至觉得他就像一个烧得通红的铁炉子一样热气逼人。

“瓦格纳教授把我给治过了头啦！”达什克维奇笑着说了一声就快步走向自己的房间去了。

“糟糕！”普罗宁小声说道，“要是瓦格纳教授不再



了，您就放心去找达什克维奇吧。您找着他不难，因为他和您一样，不能走出无线电辐射带。我再重复一遍：达什克维奇不怕寒冷，所以您的朋友不会感冒，不过还是找到他，把他带回家来让人放心。他出去时没带上枪吧。这个地方有不少白熊，它们可能会袭击他。准备好了吧？”

过了几分钟，我已经是穿着三角裤站在屋子当中了。

“您感觉如何？”瓦格纳教授问。

“我的身子里就像着了火一样。热得厉害！”

“您会习惯的。呼吸时用点儿力，勤呼吸着点儿。这您也能很快就习惯的。心脏怎么样？我来听听。脉搏呢？一百。现在这就是正常。我还会给您增加到二百的。真的热得烤人啦！好，开步走！出发吧！”

瓦格纳教授把门大敞四开，扑进来一团冷气。我感到非常害怕，但还是克服了犹豫不决，鼓足勇气走到外面。顿时一团蒸汽把我裹住了。

“我什么也看不见了，”我说道，不知所措地在原地打转。

“一走起来，蒸汽就不碍事了，”瓦格纳教授说道。
“祝您一路平安！”

我胳膊窝夹了条毛毯，脚上穿了双胶皮套鞋，上路了，一边走一边把指南针不断凑到眼前看着。我身上和

我对这种伪装可不这么看：如果说有什么让当地人好奇的话，那也只能是这两根鱼竿。我很清楚，这地方方圆 30 千米之内根本就没有有鱼的河或是湖。多亏了村子就像死一般寂静——人们全在地里干活呢。我们只遇见一个蜷着身子晒太阳的老太婆。看见钓鱼杆后，她半张着没有一颗牙齿的嘴巴，用诧异的目光目送了我们很久。

我们走到村外，兴致勃勃地朝着离村大约 4 千米处的所谓老营盘走去。那里过去是个兵营。宽阔的空地上杂草丛生，一边是已经倾斜的篱笆，一边是土围墙。篱笆外不远的地方有一大堆马粪。瓦格纳在这“奥吉亚斯的牲口棚”^①附近停下脚步，扔下钓鱼竿，坐到了皮箱上。他一路上一直保持着沉默。我虽好奇得要命，但也忍住没问什么，我知道瓦格纳自己不久就会对我揭开秘密的。这不，时候到了……但他的开头却是令人大大意外。

“您觉得做个人好不好呢？我认为不好。还不如跳蚤呢。您在笑？我说的毫无道理？跳蚤是什么，一种微不足道的昆虫罢了。没错。可是。它能跳得比它的身高

^① 奥吉亚斯的牲口棚，希腊神话中一个养了 3 000 头牛、30 年没打扫过的牲口棚，后用此词比喻极为肮脏之处。——译注



作客的瓦格纳教授的送别赠词。这一年里，瓦格纳教授都住在莫斯科，因为他在精密仪器托拉斯定制了一台复杂的仪器设备，没有瓦格纳教授亲自指导干不成。瓦格纳几乎所有空闲时间全在托拉斯的车间里度过，很少去别墅。

但在这一天——星期六——车间要比平日早下班，所以瓦格纳就答应和我共度周日。

我毫无困难地找到了别墅，并先去和塔拉索芙娜打招呼。尽管时间已近黄昏，天气还是很热。这一年的夏天和秋天全是酷暑难熬。

塔拉索芙娜的磨坊所在的那条名叫伊列夫卡的小河完全干涸了。还没走到磨坊跟前，我就听到一个女人响亮并高得异乎寻常的嗓音。

寡妇古利科娃的声音叫我终生难忘——它简直连耳朵的鼓膜都能给震破。同时塔拉索芙娜还有另一样本事。她能一口气说出无数的话语来，就算是一个最好的速记员恐怕也记不下一半儿。这一回，塔拉索芙娜像机关枪一样厉害的口才劈头盖脸地落到一个来磨黑麦的农民头上。农民一个劲儿地捋着他毛茸茸的胡须，而塔拉索芙娜双手握拳，往宽阔的大胯上一叉，大吼大叫：

“你瞎啦？河水浅得连只鸡婆子都能趟过去，你还想磨麦子！现在蛤蟆都快干死啦，这个人还想磨什么麦子！茶炊里都灌不上水啦，可他还想磨麦子！昨天茹其

卡把最后一点儿水都舔干了，可你还想磨麦子！……”

“可他还想磨麦子”、“可你还想磨麦子”——就像是副歌似的反复轰鸣着。农民注意地倾听良久，这才咳嗽一声，收拾着要回去。

塔拉索芙娜凝神望了我一眼，认出我是她别墅客的客人，这才稍稍降低了嗓门，其刺耳程度也减低了些，她做出一副彬彬有礼的样子，请我“像在自己家里一样随意”。

“难道真连茶炊都灌不满了吗？”我问道，顿觉嗓子眼儿发干，担心地瞅瞅小河。

“够喝的，够喝的，甭担心。我们有井呢。瓦西卡，把茶炊端出来款待客人！”

我转过身去，看到草地上躺着一个18岁上下的小伙子，这就是塔拉索芙娜的儿子和帮手——他在磨坊里打下手。瓦西卡懒洋洋地站了起来，用手里的鞭子抽了青草一下，慢吞吞地朝屋子里走去。而塔拉索芙娜继续用她的尖利嗓音刺激我的耳朵，一个劲儿抱怨不下雨，说伊列夫卡河也干了，又抱怨上帝，抱怨全世界。磨坊开不了工，而她全指着磨坊养活她跟孩子呢，一年到头全靠这个磨坊。

“瞧瞧这些人多没有觉悟！您自己也亲眼瞧见啦：连蚊子都没得喝了，可他还想磨麦子。好像我自己不愿意挣面包似的！……”



早晨醒来之后，我就到磨坊里去了。瓦格纳还在那儿。他在磨盘上已经安好了一个相当小的匣子，现在正忙着把一根铁烟囱从房顶上通出去。

“帮我一把，”他说道。

“烟囱吗？”我问。

瓦格纳含含糊糊不知说了句什么，但眼睛里却闪出一丝快活的嘲弄光芒，我断定瓦格纳又想出什么新鲜玩意儿了。这不像是一台烧油的发动机。

“这匣子里是什么？”

“发动机。”

“什么样的？”

“永动机。”

“永动机？”我反问道，还以为自己听错了呢。但瓦格纳什么也没有回答。

他用力挥起斧头，在房顶上凿个窟窿出来。他把烟囱从这个窟窿里伸了出去。然后，瓦格纳让我出去，他一个人留在磨坊里进行最后的准备工作。

过了几分钟，我听到磨盘慢吞吞地响了起来。我瞅了瞅伸出房顶5米来高的烟囱，但没有发现它上面冒出一点儿烟或是汽来。

瓦格纳打开磨坊门请我们进去。

“磨坊开始工作了，”他对塔拉索芙娜说道。“看到匣子上的这个把手了吗？您要是想让磨停下来，就转动一下这个把手。”

楚一点儿。

村头的村苏维埃处传来了塔拉索芙娜的叫声，还加上断断续续的惊叹声。我吃力地抬起头，在布满尘土的土道上坐了起来。

这一天正好是节日，农民们都在家中，而村苏维埃的委员们都在主席家的墙根土台上心平气和地讨论着社会问题，塔拉索芙娜的喊声就像是在他们面前爆炸了一枚炸弹。主席抠了抠耳朵，似乎要把塔拉索芙娜灌进去的尖叫声掏出来，还对她说了句什么。她又重新大声吐出一连串炒爆豆股的话语来。

村苏维埃主席叫来一个民警，大家一起向磨坊走来。我发现塔拉索芙娜这个绝不胆小的妇人如今走在人群当中，显然是怕打头。

我站了起来，拍了拍身上的土，迎接当局的代表们。

“喂，给我们指一下那东西在哪儿，”主席放慢脚步说道。

“就在磨盘上的那个匣子里，看到了吗？”塔拉索芙娜说道，不再往磨坊里迈一步。

主席看来也害怕，但“职责所在”，不得不小心翼翼地朝匣子走去。

“它是个什么玩意儿。这个匣子到底怎么打开呢？”



一道沟也得把车摔烂了。

“您瞧见了吧？”瓦格纳说道，他显然对自己的发明感到自我陶醉。

“太棒啦！”我赞叹道。“不过这个自跑机是什么结构，当他们看见您这辆车时，是什么把他们吓成那样？”

“追兵拉在后面啦，咱们现在可以谈谈了，”瓦格纳说道。“您弯下腰把呢子掀开。”

我掀起呢子，不由惊讶地大叫一声。呢子挡着的……是三双赤裸的人腿。

“欣赏一下就行啦，”瓦格纳笑着说道。“应该向民警同志致意，他忠诚地履行了自己的职责。咱们回去，向当局代表投降吧。我们回别墅去，把所发生的一切都解释清楚。我有证明文件证明，所有的手臂大腿全是我为了进行科学实验从解剖实验室里拿来的。非常清楚，我没有进行过任何谋杀。”

“不过，这些腿和那条转动磨盘的手臂……”

“先等一等吧，”教授打断了我的话，“现在得举行投降仪式，然后我再讲给您听。”

当这一仪式进行完毕之后，瓦格纳继续坐着自跑机，在骑着摩托车的民警的押送之下开始了他的解释：

“我简单捷说。有人说，生命就是燃烧。然而最近



把石头舞得像风车一般。

我简直都不知道该如何想了。也许是瓦格纳具有超自然的力量吧……但刚才他为什么没有举起那些小石块呢，也许……我还没来得及继续想下去，瓦格纳又玩出了使我更加惊异的新花样。

只见瓦格纳像扔一个小石子似的往山上扔出一块庞大的石头，它竟然朝上飞了 20 多米。我激动地等着这块石头轰隆一声落回地上。但石块下落得非常之慢。我估摸着大约过去了 10 秒钟，它才落下来。当它落到离地有一人高的时候，瓦格纳伸手托住石块，而他的手臂这时竟然连颤也没颤一下。

“哈—哈—哈！”瓦格纳快活地发出几声大笑——他还是个男低音呢，然后，就一下把石块远远地一扔。

石块和地面保持着平行，径直朝前飞去，接着就陡然改变了飞行路线，垂直落下，一眨眼就轰隆一声掉在地上，摔得粉碎。

“哈—哈—哈！”瓦格纳又笑了，紧接着就来了一个不寻常的跳跃。他跳得足有 4 米高，越过空地直冲着我飞来。他显然没有计算好要跳的距离，结果也和那块大石头一样，也是突然就落到地上。要不是有斜坡挡着，不知他会跌到哪里去，瓦格纳很可能会摔得半死。他摔到离我不远的地方，隔着一丛刺柏，他疼得直哼唧，抱住膝盖骂了一句。他抚摸着碰伤的地方，想站起

不得不由我来为教授做急救，照顾他。

直到第二天早晨，瓦格纳才恢复知觉。他睁开了眼睛，神志清醒地看着我。

“谢谢您……”他有气无力地说道。

我给他喝了水，他向我点点头，示意可以不用再陪着他了。经过昨天一天的折腾，再加上一夜没有睡觉，我感到疲惫不堪，就决定留病人一个人在屋里，自己到院子里去呼吸一下早晨清新的空气。

院子当中的那台不知名的仪器又引起了我的注意。我走到它跟前伸出手去。

“不要过去！站住！”我听见女管家压低了惊恐的声音。就在那一瞬间，我突然感到，我的胳膊变得格外沉重，好像上面吊了一个沉重的大砝码，坠得我跌倒在地。接着就好像一个无形的砝码压住了我的手掌。我费了好大劲才把手抽出来，但它已经发红，疼得要命。

我身旁站着女管家，她难过地摇摇头。

“您这是怎么啦……怎么能这样不小心？……您最好别在院子里转悠，您会被压成肉饼的！”

我莫名其妙地回到屋里，给自己受伤的手做了湿敷。

当教授又醒了之后，他变得又精神勃勃了。很明显，这个人的体质非常之好。

“这是怎么了？”他指着我的手问道。



“但是，您做这一切都是为了什么？要知道，这是世界性的灾难，是文明的毁灭！……”我忍不住大喊起来。

瓦格纳仍然无动于衷。

“我为什么要这么做，您以后自会知道。”

“难道仅仅是为了做做科学试验吗？”

“我不明白，您干吗这么惊奇，”他回答道，“就是为了试验也没有关系啊！莫名其妙！当飓风大作跟火山爆发时，会有成千上万人死掉，可谁也不会想到去埋怨火山。您尽管把这当成自然灾害好啦……”

这个回答不能使我满意。我不由对瓦格纳教授产生了憎恶之情。

“只有恶棍，没有心肝的人，才能为了做什么科学试验而使千百万人死亡，”我心中暗道。

我对瓦格纳的憎恶，伴随着我个人的感觉愈来愈坏而日益增加；另外还有一个原因：光听这些有关世界走向灭亡的恐怖、异常的消息，而且是一天比一天来得多，一夜比一夜来得快，谁他妈的也受不了，迟早会发疯的。

我几乎再睡不着觉，变得非常神经质。我还得极其小心地活动。筋肉稍一用力——就会飞到高处，把脑袋磕到天花板上，当然，疼倒是不很疼。



空气愈加稀薄……末日就要到了……我他妈的活腻歪了，开始寻思挑一种什么死法才好：是甩到天上去死，还是留在地下憋死。这当然是一种最糟糕的死法，但我却可以把地球发生的事情看到底……

“不，还是立刻了结好，”我下定了决心，我受够了这种连喘口气都得费老大劲的日子，于是我开始从衣兜里往外掏石头。

但是一只手制止了我。

“等一等！”我听到了瓦格纳的声音。

在稀薄的空气中，这个声音听起来很微弱。

“我们该到地窖里去了！”

他搀住我的胳膊，又朝站在凉台上费劲地呼吸着的女管家点了下头，我们朝着院子的一个角落，朝着通向地下的大圆“窗口”走去。我身不由己走着，好像是在梦游。瓦格纳打开通向地下实验室的沉重的门，把我推进去。我失去了知觉，一滩稀泥般瘫倒在石头地面上。

四 天翻地覆

我不知道我失去知觉的时间长不长。我最先感觉到的，是我又呼吸上新鲜空气了。我睁开了双眼，使我惊奇的是，这里的电灯泡是安在地上的，就在离我躺的地

会腐烂的，它将永远向前飞去，除非有什么星球从它附近经过，才能把这具尸体吸附到自己上面。

我正在遐想，不知不觉瓦格纳走了进来和我并排坐到一起。

“壮观的死亡，”他平静地说道。

我咬紧嘴唇没有答理他。我对瓦格纳的仇恨又在我心中复苏了。

我惊恐地看着展现在我脚下的深渊，头一次清楚地懂得了：天空——并不是在我们头顶上的蔚蓝的空间，而是无底的深渊……

我们是“生活在天上”，虽说是附着在像一粒尘埃的地球上，因此把我们说成是天空的居民，“天上客”，比说成是地球上的居民，更为恰当。

渺小的天上客啊！地球的引力事实上不仅缚住了我们的身体，同时还束缚住了我们的意识，把我们牢牢地禁锢在地球之上。现在，这条锁链断了。我深感我们在地球上存在的脆弱性……我们缘于地球而生的意识，是在天空的无底深渊里，是在无穷无尽的空间深渊里，并终将在它之中熄灭……

我想道，我亲眼见到不平凡的事情在发生……从地球上不断有石头向上落去……而后很快就是整块的山岩……白天黑夜交替越来越快……太阳在天空的深渊里